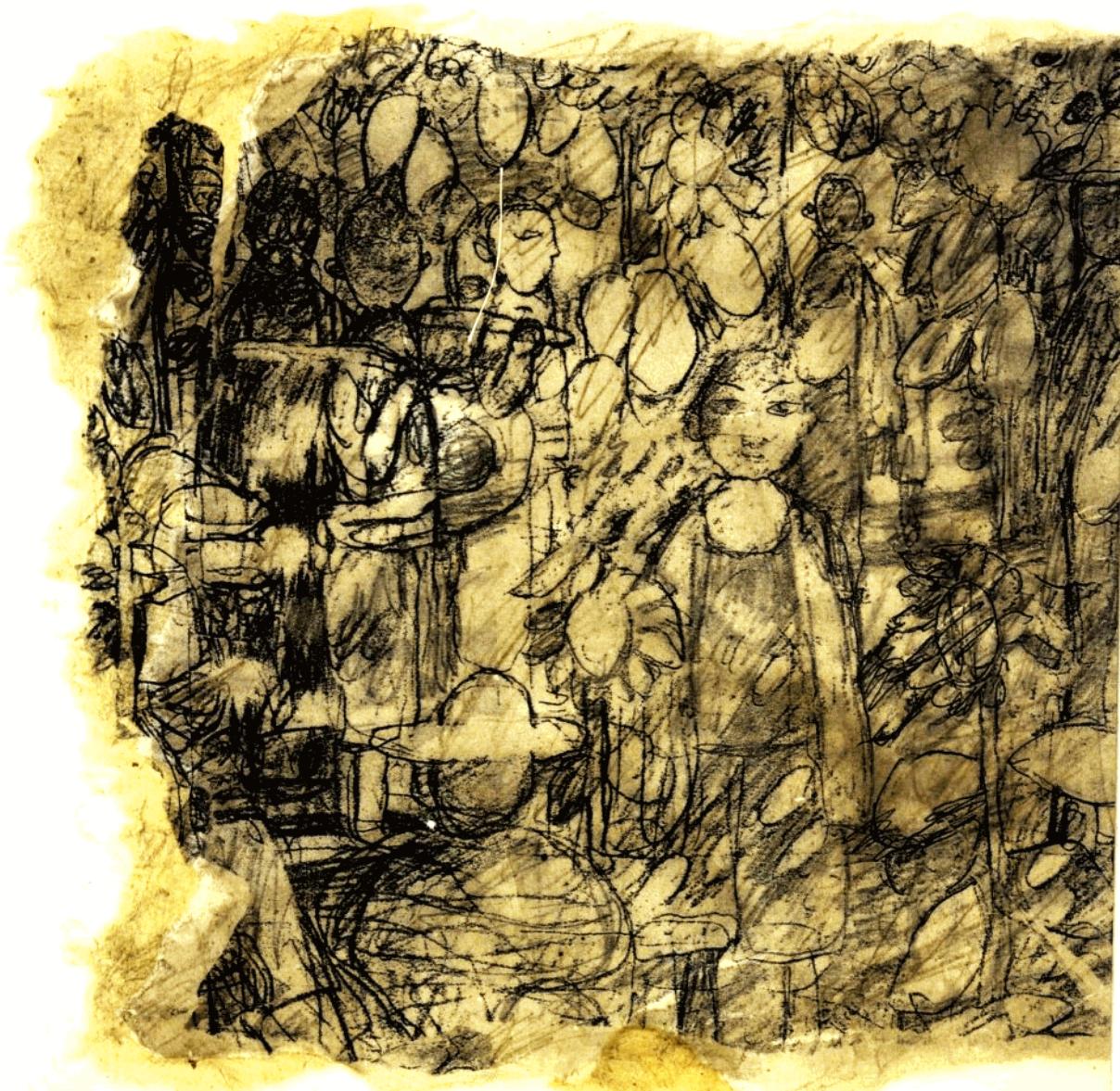


心象·画迹

—当代中国画家创作手稿

□南 男/编

□江西美术出版社



目 录

尹吉男

- 写在前面 1

田黎明

- 贮时 3

王彦萍

- 杂感 25

李洋

- 札记 43

刘进安

- 误区种种 59

梁战岩

- 移情予物 81

唐勇力

- 创作思考 99

王贊

- 杂谈 115

周京新

- 画里画外的话 129

陈心想

- 艺术体验 131

张南峰

- 纯化的语言 直接的表述 167

——一次关于画家创作前期心态律动的展示

尹吉男

写在前面

我在想，展示这种方式对原本的艺术观念的选取有多大影响？展示的逻辑要求和人文背景使得艺术和文学成为某种特定的形态，作品这个概念表示了一个精神规程的完成。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最初的预谋，又以什么方式在不断地改变着预谋，这是值得细心体察的。手稿部分地挑选了本来的思想素材，正文又删改了手稿；而有些手稿永远都没能变为正文，最终还是以手稿的形态被展示或公布。不管真实与否，这些思想素材和情感线索没有受到展示与公布的影响而直接进入人们的阅读之中。但这其中还是有一个本质差别，手稿一经作者主动公开，就成了正文。只有由别人以客观方式来公开的思想预谋，才能被称作手稿。绘画创作手稿也是如此。作为阅读者，我是既喜欢阅读有价值的正文，也喜欢阅读别致的手稿的。

尹吉男

1958年生，辽宁人。

1982年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

1987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毕业，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1993年12月24日

南国旅次



文论 ● 作品 ● 手稿

田黎明

贮时

雨停了，我倚窗看着外面的风景。时间借着夕阳的红云，无声无息地潜入低处，悄悄地带走了刚刚在眼前浮动的零零散散的碎云……

转眼，从一藕灰云的中间闪出一道桔黄的光，俯瞰下方，象是要引起我的注意。它瞬间的沉思已轻轻地触动了那方的一片树杪，也触动了我的眉梢。顺着一条小路向林间走去，路渐窄，而景越宽，一个清纯的空间便生在心底自觉地回荡，远远近近淡化着往日的遗憾，今日的所有。林似一弘明净的圆月，被透映的我心清如水。但是，我的实性也会极快地脱影而出，心底缠绕着日常深深厚厚的冗杂，虽然平和牵着我蹒跚走来，而我仍依然如旧。

外面的风景无可奈何地被夜色染浓了，天边闷闷的雷声不停地敲打着我的情绪，我还是朝着那个方向，许久许久眼前渐渐幻化出那一片鲜明的林。

连日雨水，使外面的世界多了些野的气息。清晨的空气轻轻刺着我的肌肤，野草沙沙还在咀嚼着泥水的滋味，几块白石在土阜中涂抹着身上的斑点，城边一条盈满的小河带着水腥气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脸。沿着它的岸边，渐渐靠近了林。青嫩的萃草蔓延了以往的小路圈在群树之中，泥土轻柔如棉地正在享受着生的快乐而顺从于它的自然。我伫立其中……，不知何时，感觉已悄悄脱开了我溜进了林的怀中，待我攀了上去，四周已是一片光明，太阳出来了，林的生命象清新的空气一拥而来。泥土敞开了宽大的胸怀，叠重重的松柏、杨柳、大槐按着太阳的意愿展开了硕大的枝臂伸向四方井然有序地



《阳光》

田黎明

1955年生，安徽人。
1984年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进修结业，
1991年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毕业，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



《净》
《素》
《夏》

连接了整个的林。溪水忘我地畅行在林间，细风温润如滑，濡湿茸茸的狗尾草摆弄着它的灵感，成熟的石头在回味着这瞬间光的暖意。我看到，是土地拓宽了林的胸襟，是阳光哺育了林的性情，是空气给了林的简朴，是雨水赋予了林的纯净。林的生命和智慧就隐含在它那无始无终上下四方无所不在的恒一的宁静之中。

麇集的松柏，柱式般的身姿满载着自然的力量，它们瞻念云空广漠的苍穹，在深远无边的回味中去通达四野众生的境态。黛赭的松枝纵横盘错经纬万端，无数个光点逍遥在参天的密聚处扑闪着天性。丰腴的杨柳温柔缠绵在松柏之间，左右逢源，舒展开怀，为拥有自己的空间显现着本性。遍野的蔓草不因自身的细弱而忧郁，它们更知道生的季节。生命似阳光照亮了万物，物态的本性在生的瞬间中衍变为自然的性情，自然的性情又改变、移动着生的瞬间。瞬间伏在生的最前端。

几棵粗大的槐树，疏远了前面的风景，又淡又轻的风景带着幽幽沉寂的惆怅牵引着我心底的景象。眼前虽是一片清亮，感觉却凹凸在模糊的时光中。记忆捧出珍藏的成熟追着瞬间的灵性……。一阵凉风吹来，驱散了眼前的风景。我着实地坐在一块闲暇的缶石上。看它没有一点知觉，对周围也全然没有反应，显得迟钝懵懂。一条溪流带着速度，载着日月，回黄转绿地谈论着这一个无能的东西。也许是我的感觉冷淡，缶石才开口对它说，你是溪水，你是林中的一柱阳光，你是一阵风，当你的时间触到我的空间这一刻，你留下来了，他无知地走过去了，你却不忘扈着他，而他一直往前走也不回头，无意中你多了许多新的旅伴，你们一如既往，但疲劳会消失你的许多伙伴，剩下的你们只要锲而不舍，直到有一天冶炼成一面镜子，他会在无意中豁然看清了自己并不是他天天见到的自己……。

不知是什么时候，林的上空传来了群鸟的聚鸣声，打扰了这一块内部的寂静，野草们也让树影下的光斑搅着各自错了位，槐树的叶子们相互哗啦地撕打起来，杨柳更是不可收拾，松柏们在无奈中摇着头。一个无形的声音在林中隐匿着，阳光收了回去。云霭围着林，一片一层地加固着自己的空间，林在憋闷中挣扎着。白石变成了黑石，野草沉重地喘着粗气，树膨胀了脸，溪流也急了。雷趁势霹雳起来，受惊的空气一个劲地往林中挤。风，得意地来了；林再也忍不住了，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撞碎了风的势头，风索性就借着林的行为将自己变成万箭，飕

遍地乱穿在林体中。林，终于吼起来了。

我还是靠着缶石，目击正在发生的。紧张的情绪给我带来了不可抗拒的兴奋，但缶石和我的感觉却还在默然相对。风推着雨，前呼后拥扫过来了，一瞬间，我的感觉遂同风声、雨声、树声、泥土声、草声、水声还有缶石声轰鸣一片，林沸腾了。声音在翻滚着，它不是消殒殆尽的啜泣；也不是狂妄浮躁的放纵；这是自然的圣歌。谁的声音，谁的情绪，谁的感觉无需知晓，每个生命都在冲刺，自然在孕育每一个生命的同时，要造出自己的整体。它让你在忍受的过程中周而复始去轮回地觉悟着生的意味——

让你在博斗中去看重安抚，
让你在呐喊中去蔑视叹息，
让你在意志中去选择情感，
让你在常规中去承受磨损，
让你在微笑中去体味庄重，
让你在回忆中去超越时空，
让你在平静中去感悟生态，
让你在向往中觉到没有尽头……

声音倏忽地停了，林顿时静极了。四面前后的风景贴在了一个平面上，不分你我，他们整体而清晰的轮廓和质感显示出自然造物的力量和意志。细风带着温润又悄悄开始梳理着往日的记忆，青石珍惜着柔软，野草守着坚硬，林木恋着泥土，泥土拥抱着自然，自然在感觉着万物，一切都在尽心知性，林又回到了平常……。

林累了，它偎依在自然的怀里，轻轻地呼吸声意蕴出林的柔性。它的通体似水中的倩影，朦胧中的你、我、它，在随意中交谈着共同的梦，林睡了。白茫茫的雾弥漫着林，我的感觉也化成了一颗极小的水滴，随雾柔动在清空的林里。林大了，林远了，它一望无际，深不可测。感觉于半睡半醒中象看到了林在寒暑日月昼夜中亘古的性情；又象看清了林中之物微细瞬间变化的生态，但不知是木，是草，是石还是我，感觉也不问从何解释，只尽心竭智去追随，直到力不从心时才觉得自己是多么需要自然的气韵来充溢全身去滋养自己。

忽然，林变得空阔明朗，一平如镜，照亮了四方，照亮了我。

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从梦境中醒来，仍在惦念着那一片树林。阳光早已溜进窗户伏在了我的床头，我穿好衣服，踏出家门，跟着阳光向前走去……。



《秋》
《清凉》(局部)







1942年夏月
徐悲鸿画于重庆

1942年夏月
徐悲鸿画于重庆



鯨在呼吸 + 不退 → 周圍游弋 $\times 10$ 人體在船頭
 等着順風時捕捉 → 水速順利時用鉤子等



鯨在呼吸時









